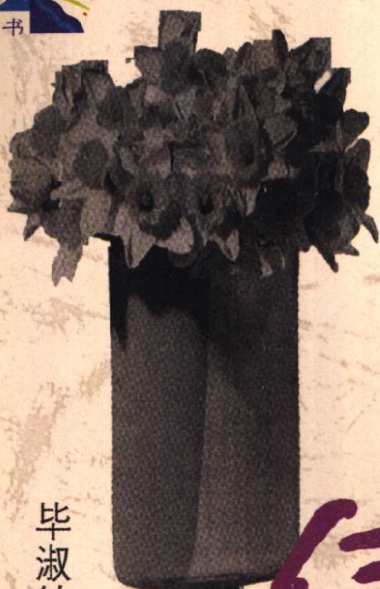




银杏丛书



毕淑敏 / 著

所以不再注视

Xiang Xin Suo Yi Bu Zai Zhu Shi

相信，

你不要期待我带给你新的知识。我所能带给你的东西你本来已经拥有。我要求你放弃的你其实从未占有过。

解放军出版社

相信，

毕淑敏●著

所以不再注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相信,所以不再注视/毕淑敏著.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

ISBN 7-5065-4156-4

I. 相… II. 毕…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1624 号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100035)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9.875

字数:200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定价:19.00 元



毕淑敏，祖籍山东，17岁赴西藏高原阿里地区当兵，历任卫生员、军医，1980年转业回北京。从事医学工作20年后，开始专业写作。著有《毕淑敏文集》八卷，长篇小说《红处方》、《血玲珑》。

国家一级作家。内科主治医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方向课程在读。



女儿,你是在织布吗	1
婚姻的四棱柱	4
家庭幸福预报	11
相信,所以不再注视	16
高原上的鹰眼	19
无胆之人	29
长街畔的青杨	39
你愿意找一个不负责任的医生,看病吗	43
做自己身体的朋友	46
为自己的身体投一票	49
拍卖你的生涯	53
触抚绿色	62
唇枪舌剑之我见	66
解甲归田的瞬间	72
蓝不过	76
汽车是奔逸的延伸	79
白衣飘飘	84
希冀中的女警	88



Contents 目 录

夏天别忘穿棉袄 90

寻觅危险 93

从今天傍晚开始 96

兴趣就像食物,越丰富越好 98

病中读书谱 103

好书的块茎 107

你是否为女作家羞愧 113

萌芽在路上 117

第29枚元素 121

写作是他人爱莫能助的事情 140

没有少作 145

飞翔吧,生命 158

攀援就是一切 161

7条金鱼在呼吸 165

嗅红 168

迎灯 170

《原始股》创作谈 174

第一声鸽哨 177





罂粟为什么开红花 180

我对生命悲观,但不厌倦生活 184

微笑着面对生命 187

与青年学生谈生与死 191

勇气自尊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225

珍爱生命每一天 253

学会探索自己的心灵 256

为了生命 2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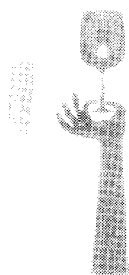
生活:知其不可而为之 265

洞见黑暗,是为了感受阳光 269

因为柔软,所以更需要智慧 276

我爱我的性别 280

随心所谈 295



女儿,你是在织布吗

正式写作10年以后,我完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名为《红处方》。

之前,我一直踌躇,要不要写长篇小说?它对人的精神和体力,都是一场马拉松。我年轻的时候受过苦,从此落下毛病,对所有长途跋涉,都要三思而后行。有几位我所尊敬的作家,写完长篇后撒手人寰,使我在敬佩的同时,惊悸不止。最后还是决定写,因为我心中的这个故事,激我向前。

对生活的感受,像一些彩色的布。每当我打开包袱皮,它们就跳到眼前。我慢慢地看着想着,估摸着自己的手艺,不敢贸然动笔。其中有一堆素色的棉花,沉实地裹成一团。我因了它的滞重而绕过。它又在暗夜的思索中,经纬分明地浮现脑海。

它是我在戒毒医院的身感神受。也许不仅仅是那数月间的有限体验。也是我从医20余年心灵感触的凝聚与扩散。我又查阅了许多资料。几乎将国内有关戒毒方面的图书读尽。



以一位前医生和一位现作家为职业的我，感到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是一个视责任为天职的人。

我决定写这部长篇小说。前期准备完成以后。接下来的具体问题就是——在哪里写呢？古话说，大隐隐于市。我不是高人，没法在北京安下心来。便向领导告了假。回到母亲居住的地方。那是北方的一座小城。父亲安息在那片土地上。幽静的院落被深沉的绿色萦绕，人的心境一下浸入生命晚期的苍凉。

母亲想让我在一间大大的朝阳房屋里写作，那儿宽敞豁亮。我选定了父亲生前的卧室，推开门来，一种极端的整洁和肃穆凝结在每一立方厘米空气中。父亲巨大的遗像，关切地俯视着我。正是冬天，母亲说，这屋冷啊。我说，不怕。我希望自己在写作的全过程中，始终感到微微的寒意，它督我努力，促我警醒。

在大约3个月的时间里，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像工厂的工人一般准时，每天以大约5000字的匀速推进着。有时候，我很想写得更多一些，汹涌的思绪，仿佛要代替我的手指敲击计算机键盘，欲罢不能。但我克制住激情，强行中止写作，去和妈妈聊天。这不但是写作控制力的需要，更因为我既为人子，居在家中，和母亲的交流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母亲从不问我写的是什麼，只是偶尔推开房门，不发出任何声响地静静看着我，许久许久。我知道这种探望对她是何种重要，就隐忍了很长时间，但终有一天耐不住了，对她说，妈，您不能时不时地这样瞧着我。您对我太重要了。您一推门，我的心思就立刻集中到您身

上,事实上停止了写作。我没法锻炼出对您的出现置若罔闻的能力……

从此母亲不再看我，只是与我约定了每日三餐的时间，到了吃饭的钟点，要我自动走出那间紧闭的屋子，坐到饭厅。偶尔我会沉浸在写作的惯性中，忘了时辰，母亲会极轻地敲敲门。我恍然大悟地跑出去，母亲守在餐桌旁，菜已凉，粥已冷，馒头不再冒气，面条凝成一坨……

打印出的稿纸越积越厚了，母亲有一次对我说，女儿，你是在织布吗？

我说,布是怎样织出来的,我没见过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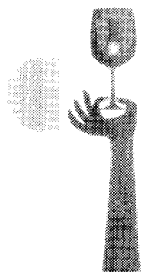
母亲说,要想织出上等的好布来,织布的女人,就得钻到一间像地窖样的房子里,每日早早进屋,晚晚出来。别人不能打搅。她也不跟别人说话。

我说,布难道也像冬储大白菜似的,需遮风避雨不见光吗?

母亲说，地窖里土气潮湿，布丝不易断，织出的布才平整。人心绪不一样，手下的劲道也是不同的。气力有大小，布的松紧也就不相同。人若是能心静如水，胸口里的那股气饱满均匀，绵绵长长地吐出来，织的布才会绸子一般光滑。

母亲的话里有许多深刻的道理，可惜我听到它的时候，生平的第一匹长布，已是疙疙瘩瘩快要织完了。

好在我以后还会不断地织下去,穷毕生精力,争取织出一幅好布。



婚姻的四棱柱

人们谈论婚姻的频率,就像谈论坏天气。女人们凑到一处,更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家是女人永远的职业。若是在公园里看到掩面哭泣的女人,十有九成是为了爱情。

我是一个于恋爱婚姻上,没多少发言权的人。生平只谈了一次恋爱,就是目前的丈夫。截止今日,只结了一次婚,对象也是目前的丈夫。俗话说,实践出真知,见多识广,我是不合格产品。因此一遇到人们谈论恋爱婚姻,就像一个没去过美国的人,不敢妄谈纽约,乖乖地缄口。但女友们反而更多地与我倾诉婚姻,因为我不吭声,就成了一只良好的耳朵。听啊听,无数的悲欢离合,把鼓膜震痛。理智很清醒,情绪却时时跟着起伏。好像是在看一出冗长的电视连续剧,结局虽早在意料中,还是会被哭泣的主角打动。

读者也常常写了信来,述说感情波澜。读的时候,经常被击中。有时又觉得它们不是写给我的,是落笔者写给自己的心灵。

每个人的故事都不同。但听得多了,看得多了,也渐

渐地疲惫起来。或者说，是悟出了一点规律，常一听人说开头，就预测它的结尾，竟然也出奇地准了几回。于是就不自量力地想把婚姻归类，也许是当过多年医生的习气作怪，竟然把婚姻也看成麻疹，好像能总结出几条临床症状，预测结局转归似的。

天下婚姻万千，开端总是几种模式。好像你要是得感冒，起因脱不了受凉或是传染。要是患了痢疾，便一定是病从口入了。

婚姻的第一种开端模式，是莫逆之交。何为莫逆？字典上写的是：彼此情投意合，非常要好。顾名思义，“莫”是“没有”的意思，“逆”是“方向相反”的意思。莫逆之交是一个否定之否认，表示高度的协调与一致。

有人说，要是夫妻两个人，几十年都没有一点分歧，是不是太乏味，太枯燥？好像对着镜子中的自己，如影随形一辈子，会不会无聊至极？

这种揣测，乍一听很是有理。争吵好像是家庭的味精，矛盾仿佛粘合剂。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相同必乏味的观点，人云亦云。后来一次出差，遇到一对老夫妇，他们温存而默契的眷恋，深深激动了我。与那些无时无刻都想显示幸福的年轻夫妇不同，他们宁静谦和，彼此一个手势一声叹息，对方都心领神会……他们的和谐，像一串老檀香木珠，隐隐地但是持久地散发着温馨的香气，让每一个看到这情景的人，心中叹息。我说，你们银婚金婚的，就真没红过脸吗？那是不是也太没意思了？

老翁说，我们有分歧的时候，但是不会吵架。人可以同自己争吵，但人不可以同一个如此深爱自己的人反目。



我们都有使对方冷静的能力。吵架不会使人感到生活有趣,只会使人痛恨生活。生活的美好来自和谐与温暖。

我又对老嫗说,你们一辈子不吵架,别人都不信呢。

老嫗微笑着说,别说你们不信,就是我们自己也不信。当初我们结婚的时候,并没想到一生不吵架。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真的无架可吵。有一天,我对老伴说,咱们吵一架吧,尝尝吵架的滋味。他积极响应说,好啊,开始吧。于是我说,你先吵吧。他谦让说,还是你先吵吧。我们互相看着,谦让了半天,结果还是没吵成。想起来,好懊丧啊。

我说,哈!你们的经验是什么呢?让大家都学习一下多好。

老翁慢吞吞地说,这可能是学不来的。我们平时都不同别人说我们不吵架的事,那会惹人笑话,好像这么大岁数了还在说谎。因为天下夫妻几乎都吵架,大家都不相信世上有不吵架的夫妻。我们很幸福,可幸福不是展品,我不想让所有的人都传颂这件事。我只能告诉你,也许我们是一个例外,但莫逆之交的夫妻,一生从不吵架的夫妻,绝对存在。

那一刻,我好惭愧,觉得自己不知晦朔,不知春秋。我们可以没见过钻石,但我们不能否认,世上有这种硬度极高的宝贝,在旷野中闪烁。

第二种婚姻的开端模式,是患难之交。它好像最具戏剧性,古时的公子落难,小姐搭救,才女风尘,名士救援……惊险与曲折,自是不必说了。到了现代,就演变成或是战斗负伤,或是打成右派,或是上山下乡,或是远走异

地,或是病体难支,或是飞来横祸……总之是一方遭遇大悲惨,大厄运,辗转于苦痛之中。另一方肝胆相照,鼎力相助,挽狂澜于既倒。于是爱的萌芽,就在这恶劣苦旱的土壤中滋生,掀开巨石,迎着风暴,绽开了绿的叶和红的花。

依我以前的印象,觉得这种开端的婚姻,是极稳固,极难得的。你想啊,大风大雨都闯过来了,在风和日丽的日子,岂不要收获加倍的幸福?没想到,许多惨痛的婚变,就蜷缩在这只涂满沧桑的旧匣子里。

究其原因,在于事件起始部分的不平等。婚姻这件事,最要紧的是脸对脸,心靠心。若有一方居高临下,就会埋伏畸变的导火索。当事人可能不自觉,但危险的种子已经种下。大难当头的时候,人的正义感、怜悯心都会异乎寻常地发达起来,拔刀相助与见义勇为,仁爱之心与乐善好施,甚至母性与女儿性,大丈夫“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豪情,都油然而生,像五颜六色的调味酒,依次倾入堆积冰块苦难之杯。于是略带苦味但却莹光四射的命运鸡尾酒,在艰窘之中,由位置较好的一方,绚丽地调配成功,递了过来。那另一方,在孤独苦寂中,将自我的感激误认为爱情,初期出于理智婉拒,最终抗拒不了凄凉与冷漠,依了人的本能,欣然接受,也是情理中的事。双方痛饮混合了各种复杂成份的婚姻酒,醉一个酩酊。那些世界上最动人的山盟海誓,往往发生在此时。然岁月更迭,逆境不可能永远存在,当外界的压力解除,爱情脱尽附加的藩篱,以本真的面目凸现的时候,潜伏的阴影就膨胀了。一旦双方地位、学识、教养、门第……的卵石,在激流消退后的平滩上裸露出来,无情的舆论又像烈日,将石头晒得如



火如荼,婚姻的危机就笼罩头顶。

况且,婚姻不是账本,旧话重提没有用,一方永远的施予,另一方总是赤字,心里就失去平衡。有些恩情,也如仇恨一般,太深重了,便无法报答,有时简直想一逃了事。不平等的婚姻,当翘翘板上位置低下的一方,腾然升起的时候,双方能否寻找新的支点,是婚姻继续的要素。患难是泥沙俱下的荒地,在那里寻到的爱情,决非纯金精钢,还需顺境霹雳火的试炼。

所以,患难之交不但不保险,很可能是饱含危机的婚姻。你看古今中外多少愁云惨淡的故事,都产生于这类土壤,就可知它的曲折艰险。并非要人在难中,不谈爱情,我只是想说,苦难不是婚姻的保单。假如你是翘翘板位置较高的一方,请做好位置颠覆后的准备。假如你是位置较低的一方,请扪心自问,天翻地覆之后,我能否忠诚依然?!

假如回答都是:不。不妨在患难中,对爱情三思而后行。

第三种是一见钟情。与其说它属于社会学心理学范畴,我更愿意相信它在生理学中的地位。原本素不相识的男女,在毫无先兆的一见之下,迸出激烈的火花,从此如醉如痴,天地为之动容。朝思暮想,百计千方,不成眷属,终日寝食不安。有的学者,对这种婚姻模式,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它是人类本性的爆发,无功利杂质掺入,纯真契合,地久天长。

我想,在那男女一见的瞬间,一定发生了一种我们目前的科学还不能完全解释的生理变化,大量的神秘物质分泌入血,年轻的机体,从瞳孔到心灵,都感到极大的愉

悦。这种物质以高度的愉悦，牵引着我们，操纵着我们，使我们不加思索地按照它凌驾一切的指令，决定了终身的伴侣。

对这种“惊鸿只一瞥，爱到死方休”的神秘过程，我不敢妄加揣测。私下里猜它的来源一定非常古老，是人类延续种族繁荣昌盛的钥匙之一。想那雌雄的相投，必无长远的卿卿我我，常常是电光火石的一瞬，成就了好事。一定存在着基因的密令，操纵着冥冥中的结合。我想探究的是，作为高度发达创造了语言交流的人类，是否需对“一见定乾坤”的传统重新审视？那毕竟是一种非常状态，犹如飓风，无法天长地久陪伴我们。不知道在哪一天黎明，激情悄然离去，连个招呼也不打，剩下冷却到常温的男女，相对无言。失却了神秘物质的激励和保护，以它为先导的婚姻，是否也将随风飘逝？

婚姻不是“一见”，是一世相守的千见万见亿见。钟情是否是永不疲劳的金属，始终保持着最初的弹性？一见钟情的质量，不在开头，而在结尾。它可有终身的保修期？

现在要说四棱柱的最后一面了——萍水相逢。

这词一听，便让人生出凄凉漂泊之感。当人们谈论婚姻的双方，原是“萍水相逢”时，更多的是无奈与宿命，还有些许的调侃，好像一只得来容易的旧履，不值得珍惜。

我们太轻慢了萍水啊。

何谓“萍”？那是一种随波荡漾的低等植物，淡淡绿，草芥一般。任何一抹风都可以将它捋了去，抛向远方，颇似普通人的命运。两朵浮萍，没有背景，没有根，被不知何处来的气流推着，无目的地漫游，怎地就撞到了一起？



俗话说：相逢是缘，相守是份。为什么遭遇的是这一朵浮萍，而不是那一株水草？为什么碰撞在这一块水域，而不是在那一方波涛？偶然的萍水相逢里头，藏着一个天大的必然缘份。

萍与萍之间，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那就是平等。水平水平，天下没有比水更平坦的东西了。生在水里的植物，该是最懂得这道理。纵是不懂，水以天然的流动，也教会你懂。平等是一切婚姻的柱石，它不是一种有形的资产，却是长治久安的地平线。在平等的伞下缔结的爱情，少的是不着边际的浪漫，多的是同在一片蓝天下的理智。它们依傍于水，浮沉于水。雨打飘萍的时候，需同舟共济，水涨船高的时候，需荣辱不惊。需要磨合，需要考验，一个平淡的开端，未必不预示着一段肝胆相照的历史，象征着一个美满妥贴的结局。

萍水相逢和一见钟情，真是有些像呢。都是素昧平生，都是相约到老。千万不要把两者搞混啊。在开端的时候，它们像一对孪生姐妹，但女大十八变，渐渐地就有些质的分野了。一个是在瞬间爆炸，一个是徐徐地加温。

婚姻的本质更像是一种生长缓慢的植物，需要不断灌溉，加施肥料，修枝理叶，打杀害虫，才有持久的绿荫。

在婚姻的入口处，立着这根四棱的柱子，每一面雕刻着不同的花纹，指示着不同的道路。每一个经过的男人女人，都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了一条入口。家庭就像单向的铁路，是没有回程票的。我们在婚姻的列车上，铿锵向前。在生命的终点站，有几多夫妇，手牵着手，从容出站？